

編輯兼  
發行者 政論社  
社址：漢口會通路九十四號  
零售 九分  
（預定）半年七角五分  
全年一元四角

# 政論

旬刊

第卷 第十二期要目  
中華民國廿七年五月廿五日出版  
蘇俄之反英論與反英策  
白英與外交之發展與世界之將來  
范平遠  
英國與蘇俄之歐戰形勢  
樊仰雲  
歐戰和平問題  
R. L. Keen  
不完整的國際和平  
李聖在  
最近國際形勢之總分析  
殷東實  
爭論中的兩個國際問題  
何必全

## 蘇俄之反英論與聯英策

華一民

中國的左派是蘇俄外交宣傳隊。從左派之反英，我們可以推知蘇俄在反英、蘇俄真確確確有反英的言論，則中國的左派刊物大英論，是確有根源的。

我們對於反英論，有幾點看法。

第一，反英論是蘇俄外交的牢騷。英法和德義的兩軸心的爭鬥，最有利於蘇俄。三年來的蘇俄陣線外交，即以兩軸心的對抗為依據，而加以運用。在陣線外交政策之下，蘇俄跟着英國跑，一直跑到現在，英美的當局很明白的要使兩軸心發生複雜錯綜的關係。更明白的對兩個陣線或兩國集團的分立。於是蘇俄的李維諾夫外交，在國內大受攻擊。他們對內攻擊李維諾夫，對外則大發強伯倫牛騷。中國的左派當然相隨牢騷於數萬里以外。

第一，蘇俄的反英，在目前並沒有行動的意義。英法義的妥協，一面使蘇俄有孤立的形勢，有害於蘇俄。一面又有使蘇俄軍事行動的用意，有利於蘇俄。因之，蘇俄仍舊拉住英美的軍事同盟。於是國聯行政院一百零一次會議席上，李維諾夫又親自出馬，並日天天與英法兩代表舉行親切的秘密會談。蘇俄的親英，是爲了共同防制德國。蘇俄的反英，是與英的工黨呼應，想打破英國的孤立蘇俄的外交政策。

第二，左派的反英，還有烘托聯英的意義。蘇俄對

蘇俄一樣的堅決，不取戰爭行動，由真確報界罵日俄戰爭論者的社論，可以推知。故左派不能明說聯英。他們既不能明說聯英，只有用反英作烘托。中國爲了抗日，兩方面的朋友，一方面與英美，一方面是蘇俄。左派三角關係之中。盡其打脫英美方面之能事，故時時有反英。

政論第五期，有北反先生的論文。他說蘇俄對和平外交，反英、和德。我對於第一點相當同意。於第二點只承認一半。第三點大有可疑。從李維諾夫的對日內瓦，我們可以看出蘇俄和平外交尚未到。當然，英法軍事同盟是值得蘇俄運用的。至於他的言論，在目前只是宣傳性的，不是現實性的。這點值得國人的留意。

### 蘇聯會牽入遠東漩渦嗎？

（蘇聯會牽入遠東漩渦嗎？這是一個舉世在關心着的問題。最近莫斯科的真理報曾發表了一篇社論：如果蘇聯的確能够代表蘇聯政府的情感，我們所渴望解決的問題是可以從這篇社論中得到確切的回答了。下面所載，乃是這社論的一個要義節譯。）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NKING

# 自英國外交政策觀察世界之將來

范予遂

(一)

希特勒與奧後，有些國際觀察家謂德義軸心將因而滅亡。英法協約成立，他們更以為德義軸心將有離散之勢，甚或以為德國有轉而與蘇聯接近的可能。這種觀察，不是沒有理由，只是他們對於前者太注重了德義兩利害衝突的地方，而忽視了德義間在衝突中可以尋得妥協的地方；對於後者太注重了德蘇間衝突上共同的地方，而忽視了德蘇間利害上根本不相容的地方，故有上述至少是過早的判斷。

英國安協義大利的主事目的，在滅除義大利對英的仇恨，因而使德義共同對英的目標上，減少積極性。故英法妥協成功，德義軸心對英的作用，確乎減弱，但對於歐洲其他國家，則自希特勒訪羅馬之後，將益增其威脅。我以為今後德國將積極從事於南進政策，使中歐及巴爾幹日多事，這於蘇聯根本不利。義大利將積極侵略西地中海，北非與在中歐巴爾幹所劃分之勢力範圍各國，預於法國衝突最多。英國引以國勢力向東，引義大利勢力向東，法國利益衝突最多的地帶，並使德義勢力之發展，即不和平，亦僅限於破壞局部之和平，絕不使引起世界大戰，這是英法目前現實的外交政策。義大利於西班牙戰爭勝利之後，雖的軍事冒險野心，至少暫時得到滿足。他與法國雖多衝突，其程度特大戰後至一九二三年法義關係一樣，決不至引起戰爭。至若德國南進則情形不同，今後歐洲主要糾紛，必由德國南進政策而起，目前的捷克問題，不過諸多問題

(二)

中之序幕，而且各問題往往互相牽連，不易單獨解決，如捷克日耳曼少數民族中，牽涉到羅馬尼亞日耳曼少數民族，又牽涉到捷克匈牙利少數民族等。除非最後訴諸武力，實不能以和平方法得到澈底之解決。

英國導引德國南進。這是大戰後英國一貫的政策。在國社黨興起之前，英國的主要目的是在削弱法國在歐洲的盟主地位；國社黨興起之後，這個政策的次要作用，變為對付蘇聯。大戰告終，法國在歐洲取得盟主地位。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四年，法國維持比利時，波蘭及小協商各國包圍德意之計劃完成，更使法國在歐洲之優越地位。過於最高度，法國維持其盟主地位，絕對主張維持歐洲現狀，並要求英國不但給予法國安全保證，還要給予他的衛星各國的保證。英國對於法國的要求，自始就持曖昧敷衍態度，一九二四年工黨政府所同意之日內瓦議定書，至保守黨執政，則加以推翻。一九二五年冬羅加諾條約簽定，英德保證德法比邊境的五十年不可侵犯，但不保證德國的東南邊境為永久不可變更。自此條約簽定，大戰後凡爾賽條約所劃分的歐洲疆界，其意義完全變更。這就是說德法比邊境，與英國保證及德國之承認，比以以前增強其神聖性。德與捷奧邊界，德國不承認為永久不可變更，英國不予保證，使整個凡爾賽條約意義，完全喪失。羅加諾條約之簽定，且英國自大戰後歐洲外交

在查產階級報紙所謂「國際政治情況」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新的有趣的現象。東京的報紙「新聞」發表了一則從美國新聞記者尼格波克氏(Kriegerbocker)傳來的消息說，「海參威的蘇聯飛機在數小時內就可以達到東京和日本各地」。因此，這位美國人便從巴黎動告日本人，如果對蘇發生戰爭，他們就首先應該用重砲去壓服海參威飛機場。海參威是俄一技播準了日本之背的手槍，除非把這枝手槍移開，日本就不能安枕。但要把它移開亦非易事。俄國在這島上正建設着一個有力的淡水艇棧場地。從巴黎來的關於海參威的英國人的消息是如此。

同時，又從芬蘭德邊華沙傳來了關於蒙古的消息。日本「朝日新聞」駐華沙的通信員發表了從赫爾辛福斯傳來的情報說：伏洛希羅夫當然要參加遠東軍事演習，因為「這將成爲對日本的一種示威」。他的消息來源真是多麼豐富，或者說，他的想像力是多麼豐富呵！

發表這種消息之目的是很明顯的，如果我們讀一讀從香港打刺倫敦路透社傳來的電報，那目的便更顯明白了。在這些電報中，某外國人竟詳細地描寫了蘇聯在遠東的軍事準備。他甚至說，日本報紙不但沒有這情形誇張，甚至還把它估量得太低了。正建造新的空軍根據地和潛艇根據地的若干蘇聯營分中，已施行無形的戒嚴。單單海參威就已有二百隻潛艇在準備行動……

正在這時候，英國的反動報紙 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 又發表着驚人故事說，蘇聯在限期開國，特別是英國，協商國之後，已經答應對日本取斷然行動，但是要求保證它在西方的安全以爲條件。巴黎的反動報紙 Jour 也論及蘇聯外交政策的變動和對日的軍事準備，結語是說「這一天，遠東情勢也許會因日俄衝突而更形複雜。這假設應使法國的政策更謹慎一點，如果蘇聯一旦有

政策的大成功，他明白開放了德國南進之路，衝破了法國包圍德國之環，使法國的盟主地位，從此一天一天的跌落下去。

英國始終不保證德與東南歐各國邊境為永久不可變更，一方面在削弱法國在歐洲的優越地位，一方面則在防阻蘇聯勢力西進。希特勒執政，德蘇關係惡化，柏林羅馬軸心建立，更足以鼓勵英國實行這種政策。英國認為法蘇，法捷，蘇捷，申協定，是使大戰在西歐爆發。蘇聯運用西班牙戰爭，欲使以德國與英法為主體的西法西戰爭，在西班牙爆發起來，也是英國人所諳知。英國人認為莫斯科時時刻刻引道德國勢力向西的見解，這在 *Rooney* *Times* 系的報紙，如 *觀察報*，每日快報，每日郵報等，表示得最為顯著。英國人認為所謂「集體安全與和平不可分割」的實際意義，是「戰爭不可分，唯英國安全的破壞」。英國對任何國家，絕對不以政府制度為決定仇友的標準，而且根本認蘇聯的民主，不同於英國的民主。英人對於蘇聯層出不窮的叛國詭譎，認為是「退回中古時代」。

英國人以為在英國政府則提出「始終反對黨領袖每年二千磅的新金，使得專力代表少數派的意見，而在西班牙共和政府，則於戰爭發生前數日，將反對黨領袖日其家中拖出在街上殺死。他們以為這種殘暴，是英民主政治風馬牛不相及，故他們認為主張歐洲民主國家聯合以支持西班牙政府者，為不思之甚。總之，英蘇歐洲政策之根本不同，一在蘇德對蘇為其根本之敵人，使第二次歐洲大戰萬不得已而爆發，爆發地點是在東南歐。一在英德對英為其根本之敵人，使大戰爆發地點在西歐不在東南歐。西班牙戰爭爆發，德意軸心積極干涉，給蘇聯動在西歐爆發，戰的起點機會。英國方面借為「干涉」，一方面積極妥協德義。哈立法克斯斯聘訪柏林之後，德國隨之併吞奧國，英義協定成立之後，德國又將對捷克蠢蠢欲動。故我以德國南進政策之猛進，乃英國打擊蘇聯計劃之順利進行。

(三)

儘管現在法捷，蘇捷這些條約仍然有效，但決不能阻止德國對於捷克的要求。英國已造成了便利德國南進的形勢，她又存背後支持者。故德捷問題，非在最近謀得解決不可。英國雖願意滿足德國對捷克的要求，但即不願使德國自先訴諸武力，萬一和平解決之方法，不能使德國滿意，必訴諸武力，英國亦必以全力使此戰爭僅限於德捷兩國，如中日戰爭僅限於中日，西班牙戰爭僅限於西班牙一樣。法國不強調法捷條約，而能與英國共同勸誘捷克對德作最大的讓步，和平解決似有可能。現在我們雖不知道英國政府所欲捷克讓步的程度，但就英國保守派報紙素來的主張，則為：非給予德國少數民族以完全自治與平等，即須讓此少數民族完全歸併於德國。他們認為這兩種辦法都極合理。不過照後一種辦法，要分割捷克的疆土，不但捷克不答應，法國亦難同意。故我們相信英法所同意之解決辦法必為前者，不過程度或有不同耳。德國對於侵略捷克的軍事準備，雖已完成，並且誠如 *Thrup Gibbs* 爵士所言，戰爭一發動，二十四小時內捷克將不見於歐洲地圖。但是德國如果以和平方法取得滿意，他不必一定採取軍事行動。不過我們要知道，如果捷克對於日耳曼民族的讓步不能使德國滿意，德

將於遠東，法蘇協定便一定要失掉全部價值。」熱心的尼格波克氏這種發揮他的驚人意見；立誓的說蘇聯在遠東有一百萬的軍隊，有二千架的飛機，這還不足，他又從巴黎打電報給「日本通報」說，貝加爾山北第二條西伯利亞鐵道的建築，把蘇聯在遠東的軍運方式完全改革了。這鐵路是至今尚未完工的。尼格波克氏說：「這鐵路是便利說得明白，彷彿他就是這鐵路的監造者似的。」

在所有這些代人的背後，是站著他們的主人，帝國主義者。國際法西斯主義雖然已經在許多地方掀起了戰爭的火燄，但是它知道這不足。它還想把蘇聯拉倒到戰爭漩渦中去。但除了法西斯國家的領袖們之外，也還有另一些人在主動放送這一類的播言：例如英國、保守黨之類。他們竟敢對蘇聯說：本國要，並要求以西方安全的某種酬謝；俄國領袖志不肯均思想，確實祇有在英國以動派的頭腦，纔能想得出來。我們要知道，蘇聯政府代表會度大的聲明：蘇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要救英法軍事和民衆之不可克服的統一，來保障自己的安全。

但是，想像力的缺乏却並不能減少英國政府對蘇聯的口和力量，他們要利用所有的牽掣和機會，從東京、從巴黎、從日內瓦、從各處地方來挑撥起遠東的戰爭。例如，我們的報紙曾從不吝嗇地說：「西方列強內代表人帶迫切的希望蘇聯能與日本開戰。蘇聯為什麼不幫助中國呢？蘇聯為什麼不動員到滿蒙邊境去呢？為什麼不從海參崴或從飛機飛到東京去叫日本反省呢？各處的代表和新聞記者都說：這類的向蘇聯代表團詢問。」

無疑的，尼格波克氏和他各國的同志，以及所有那些新聞外交情報機關，都按照國際挑撥的傳統方式在進行秘密活動。但有一件事是他們所估計錯了的，他們選擇了一個最不適宜的國家來做他們的陰謀對象，蘇聯決不讓着別人的政策走，決不會在別人的壓力下行動，蘇聯政府是永遠的抱和平政策的，祇有對於蘇聯領土的侵略者，才願意宣戰。國之無論施行怎樣的挑撥和誑誘，都決不能動搖蘇聯的鋼鐵般的堅決和鎮靜。

國有險。其目的可能。萬一如此，英國在切實保證其利益之條件下，可使。國聯以行其對德克應負之義務，法國不動，蘇聯亦儘量有所藉口，於是這一切不在二十四小時內不見於歐洲地圖，亦可在二十四日內不見於歐洲地圖。

(四)

總而言之，大將將英國初則扶德抑法，繼則引德制俄的歐洲政策，前一個目的早經達到，後一個目的則在順利推行着。現在我們所要問者，若德國東南進政策發展至某種程度，德蘇是否即發生不可避免之戰爭，抑兩國可以尋得妥協？若德蘇發生戰爭，英國是否可以置身事外，而不被捲入戰爭漩渦？現在有許多國際政論家，不斷研究德蘇接近的可能性，我對於此種見解，保留贊同。(一)德國是侵略的國家，蘇聯是防守的國家，蘇聯可與任何國家作防守同盟，但決不能與任何國家作侵略同盟。(二)德國的南進政策，是希特勒以後德國的根本政策。希特勒動用羅馬的結果，德蘇已劃分多瑙河流域及巴爾幹各國勢力範圍。即巨哥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希臘為德國勢力範圍；匈牙利，捷克，羅馬尼亞，土耳其為德國勢力範圍。德國西進正如日本南進之不可能，故今後德國勢必以全力南進企圖達於黑海，以完成包圍蘇聯的計劃。在此類情形下，德俄關係，只有一天一天的惡化，決無接近之可能。若德國勢力一旦達於黑海，則其經巴格達德以達波斯灣的鐵道計畫，勢必夢想復活，這又直接威脅了印

度的安全。德國在印度有計劃的反英工作，會經曼斯頓報載每星期報載以萬計。去年年間，駐印印度西北邊省的英國軍隊，聞伯爾山隘(Burhanpur)與阿當汗發生衝突，據一位籍隸希連布省的印度友人云，其原因為英人久欲由西北邊省延長鐵路至阿當汗京城，而阿當汗受德人之慫恿與援助，堅決阻撓英人計劃之實現。故德國南進政策發展至某種程度，亦必與英國在近東的利益不相容。希特勒知道英國絕對不許德國染指法比，不許德國的海軍超越一定的限度，是因為不許德國變為一世界強國。但希特勒決不能以德國為一歐洲強國即認為滿足。德國隨其勢力之發展，同時亦必對英美國增強其仇視。故有一天英法蘇聯合起來對付他們的共同敵人，一如大戰前的形勢一樣。至於義大利將來是否仍出賣其同盟國，我們不能過早之判斷，但英法協定的結果，英已將柏林羅馬軸心，塞進一楔。至於東方之日本強盜，恐在反英反蘇上要作德國的忠實盟友。

第十一期要目

- 抗戰建國綱領的性質與精神……陶希聖
- 抗戰建國中之精神動員……武伯卿
- 一面抗戰一面建國……高叔康
- 國民黨與中國革命……何茲全
- 主義的認識問題……傅瑞華
- 英法協商與德義談話……沈巨塵
- 日本資本主義及封建勢力……張伯高

爭論中的兩個國際問題

何茲全

一 德義軸心削弱了嗎？

自從德義吞併奧大利，給義大利以啞子吃實鹽的苦；張伯倫抓着這個機會進行英義談判，但不久又有一次希特勒訪問羅馬，奧墨索里尼會晤以後。政論界便激起一個問題，「德義軸心削弱了嗎？」有些人的看法，是德義軸心削弱了，他們的見解是：

1. 德義的突圍點在中南歐，以新德義為對外，以奧國問題的解決為橋樑，暫時得以妥協，希特勒吞併奧國以後，德義已成隣國，德國向東南歐的發圍，當然要激起奧義大利的緊張衝突。

2. 義大利為了反英借重德國，才有德義軸心的結合。英義談判以後，英國已犧牲國際輿論，自動向德國讓步，滿足德國的要求，英國借重德國的地方已經滿足，德義軸心縱令存在，其意義已更。

基於這兩種理由，他們說德義軸心是削弱了。另外一些人的看法，與此正反，他們的意見是，德義軸心仍然是堅固如昔。這，派我們可以讀讀瑞先生「德義軸心削弱了嗎？」(全民二十三期)一文作代表，他說：「德義軸心在本質上是對抗和威嚇「有」的國家；在這兩個侵略者的胃口裏還是像俄狼一樣以及其中的任何一個還不能單獨與他的敵人對抗的今日，他們決不輕易拋棄他們這件寶物。」

# 羅馬會談後的歐洲形勢

樊仲雲

最近在歐洲政局上，有值得注意者數事：一是英國外交的大轉換，而對義妥協；二是德國併奧成功，在中歐頓增勢力；三是英國放棄光榮的孤立，而與法國訂軍事同盟；四即希特勒與慕沙里尼羅馬會談。

自去年來，歐洲政局，由法德的對立，英義的衝突，形勢激化，戰爭危機，幾乎繫於一髮。英法對義的妥協，很顯然的，其目的在拆散德義軸心的結合。慕沙里尼利用之以鞏固其在阿比西尼亞的勝利，但是同時，希特勒乘英德協定未臻十分成熟的機會，亦利用之以合併奧國。當一九三四年夏陶爾夫斯被殺時，希特勒台併奧國的計劃，本有實現的可能，卒因慕沙里尼派兵勒納山隘，以為威嚇，致希特勒不得不見變而作，中途放手，所以這次德併奧，在義大利，實是一個不小的損失。因為德國在中歐的發展，將使義大利多年在多瑙河流域經營，全被推翻。這使義大利有投入英法而恢復斯脫來沙陣線的可能。於是在合併奧國之後，希特勒爲了拉攏德國、中歐問題遂爲羅馬會談的中心。

中歐諸國，向受英法勢力的影響，然自德義兩國勢力勃興以後，爲求自存，莫不多少爲所支配，幾乎不入於德，即入於義，如奧匈，都與義有特殊關係。爲小協約之一的南斯拉夫，雖頗欲引德以自重，然卒以與義相距離，不得不折入於義。而爲小協約之一的捷克，則除一方與法蘇兩國結成軍事協定外，爲了對抗德國，不惜與義交歡。德國併

奧以後，如匈如捷，最受威脅，且不僅如此，在義大利的北方，突然出現一巨大的日耳曼勢力，連義大利本國，也感到重大的壓力。報載會談結果，希特勒允在其他方面援助義大利的發展，藉爲義在中歐讓步的交換條件。我們現在姑假定如報載，慕沙里尼已允放棄奧匈特殊地位，但其心中之不快則可說是意中事。過去德義兩國曾訂立同盟，大戰發生以後，義大利不僅未取一致行動，甚至反戈相向，加入英法協約國方面，這原因便是由於在中歐的利害衝突。我們由此可知在德義軸心的結合中，是存有不可解決的根本矛盾。

對於德義在中歐的發展，除義大利外，如英法蘇聯，也認爲不能默視的行動。由希特勒所著「我的奮鬥」，其中歐發展的目的，蓋在沿多瑙河而取烏克蘭的糧食，羅馬尼亞的石油，打通到黑海之線，以建立一大日耳曼國家，蘇聯之不惜與捷克訂立軍事同盟，意即在此。因爲只有援助捷克，纔能阻止德國計劃的實現。然自德國併奧以後，捷克三面被圍，形勢甚岌岌，德若更進而對捷克有所行動，則向受法國影響而爲小協約之一的捷克，其力殊不足相抗，由蘇捷，法捷間的軍事同盟條約，這樣實含着一大大戰的危機。爲了歐洲和平，英國至此，當然不能坐視。並且德國中歐的發展，也止是德皇威爾遜三三政策的舊道，足以威脅英法在近東的利益，因此，英國也只好威爾遜而起，放棄其同盟堅持的「光榮的孤立」，而與法國正式訂立軍事同盟

的敵人的法寶」。他說明德義談話後，兩國所得妥協，並作結論說：「由上面的論述，至少我們可以說，俾得還回談話之後，伏下的德義矛盾將會加深，柏林羅馬軸心在目前仍堅固如昔。」

究竟德義軸心是削弱了呢？還是仍堅固如昔呢？我的意見大體同於前者。毫無疑義的，德奧合併，英義談判以後，德義軸心的精神已大形淡散。以前德義軸心的形成，是德義兩國互相利用，現在義大利的不滿足已告一段落，他現在最急迫的是發展消化他已經侵略到的贖物，英義談判中，英國已滿足了義國這方面的要求。義國需要錢，英國就借他錢。最近一個時期中，義大利顯然已沒有反英的必要，同時再加上希特勒乘義大利併奧西，國力不展的時候，以迅雷手斷吞併義大利久視爲對峙的奧國，給墨索里尼的苦也真夠吃。德國吞併奧國後，其不滿足也將暫告一小段落。在這種情形下，兩個侵略者都有了一點小滿足，同時兩者的裂痕加深，柏林羅馬軸心的削弱自是理之當然。

不過，柏林羅馬軸心雖然實質上已經削弱，但表面上兩者是不願意把這個軸心撤消的，他們都很明白過去各人對外侵略之所以能夠順利進行，得力於德義軸心之實質在很大，爲了以後在國際上互爲聲勢，他們是決不願放棄這個軸心形勢的。義大利還要借這個軸心以自重，以便抬高自己的國際地位，向英法要大債錢。同時英義協定是以西班牙問題的解決爲前提的，在西班牙問題未解前，英法兩國且很可能發生新的危機，他是更不可能解除德國的聲援而援助英國的。德國併奧固不爲義大利所喜，但德國併奧既成事實之後，義大利也反不著再

盟，並且聲言，若德國內援助捷克而發生戰爭時，英國要援助法國。

但在這書，我們有須注意者，英國的政策並非在援法而以與德國挑戰。反之，乃存以英法同盟，同時並以對義妥協政策，孤立德國，使之放棄冒險行動，而加入四強公約，和平談判。法國的政策，與英稍有不同。法之對德，其一貫的外交方針，在包圍封鎖。在東歐及中歐方面，提攜波蘭，扶助小協約三國，都是如此，因此之故，法對捷克要出死力以爲保衛，而對意大利，則不惜退讓英法之奧之妥協，藉以恢復英法義三國之斯脫米沙陣線。至如德國之意，必須法國放棄蘇聯協定而後始可肯妥協，則恐非目前的法國政府所願。但英法之所以不惜與法訂立軍事同盟者，或不無希望法國去彼就此，以便德國能加入四強協定之意，這是我們應加注意的。

由此，可知以法蘇盟約的存在，四強協定的前途尚甚遙遠。且即假定四強協定有成立的可能，然與過去之洛加諾條約，其用意實大不同，過去的洛加諾條約，其目的：一在安定歐洲，二在防止赤化，但今則蘇聯方高唱和平，不惜捲起世界革命的旗幟。而在遠東的一角，則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正欲一舉而掃蕩歐美各國在東方的利益，故今日英法謀成立四強協定之意，雖一方面是在安定歐洲，則另一方面則在對付遠東，其所以專加入波蘭，而爲五強，置蘇聯於歐洲政局以外者，則由於歐人一般的因襲觀念者一，一如白里安之汎歐羅巴計劃，即不將蘇聯列入，由於蘇聯爲共產主義國家，蘇聯除外，可使事情簡單者二。老實說，至少在

目前並無反蘇聯之意，英德恐怕還要利用歐洲的安定，以便蘇聯能專心遠東，這是德皇援助俄國干涉日本交還遼東，從事遠東發展的政策，英國爲了牽制日本，其亦有意於此乎？當然，英國的對蘇政策是有限度的，在能牽制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而保持均衡爲止。

對於英法這種安定歐洲以對付遠東的政策，希特勒與墨索里尼自然知道。他們倆之所以不惜藉口防共，與日本相勾結者，即欲利用日本在遠東的搗亂而在歐洲方面達到他的大欲。可是墨索里尼則更思利用英法對德的關係，而於其間取得第二者的利益。他已利用了這關係得到英法的讓步，自然，他還要利用這關係，迫使希特勒退讓。他認定德國中歐的發展是不利於己的，所以他對英法軍事同盟的存在，而打聽希特勒訂立德義軍事同盟的談話。他的所謂在不傷害英法友好感情內，維持德義軸心，其實只是敷衍希特勒的門面語。他明言用和平方法解決捷克國內之少數民族問題，其實也正是英國的主張。至他的所以不願放棄德義軸心者，無非欲挾此以自重而已。

總之，此次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羅馬會談的結果，雖有的人只見表面，以爲德義軸心已見強化，而的人如日本報紙的宣傳，以爲由防共勢力的擴張，英法也有加入的可能，但義則以爲不然。至少這次會談并未將兩國間的矛盾根本解決。而英法軍事同盟則已儼然成爲事實，反之，德義軍事協定未成功，可知在對比上，德義軸心是只有較前削弱。這無疑的是向歐洲安定走上了一步，希特勒要想有什麼冒險的行動，已爲形勢所不許了。當然，這是有利於國之長期抗戰的。

去與德國翻臉。至於德國，他更是不願放棄德義軸心外交。離開義大利，德國在國際上將形或孤立，便不得不受英國外交的支配。這次希特勒提前訪問羅馬，並向墨索里尼保證德國以後要援助義國的對外侵略，及提議劃分在中南歐的勢力範圍，免的磨擦，都是德國要死拉硬套的明證。

總之，德義軸心實質上已大爲削弱，但表面上，德義兩國爲了互相利用，都不肯放棄德義軸心，因此，最近期間，德義兩國決不會在德義軸心名義下有積極的行動出現，在希特勒訪問墨索里尼時，我們看見墨索里尼不贊成德義軍事同盟而支持英國四強協定的主張，並勸告希特勒不要作軍事冒險，大大的減消了因捷克問題而引起戰爭的危機。但德義軸心也不會消散，德國根本不能離他，義大利也要留着他等機會，留着他給英法要價錢。德義軸心是削弱了呢？還是堅強如昔？現勢是如此，決定一方面的話是不能說的。是削弱是堅強，要決定於以後的情勢的變化。看法義談話及西捷問題的解決。

二 新國際局面的爭論

新的國際形勢，是新均勢還是集結均勢？是進攻蘇聯還是暫時的安定，政論界人們的意見不同，也有些爭論。

事實很死的放在那裡，張伯倫外交上台以後，英國外交已由模糊的贊助集體安全轉向均勢政策，而且這趨向已大體成功，轉動了國際形勢。但現在還有一部分人總是認爲說新均勢不能成立。實際上還是集體安全嗎？集體安全是和平勢力聯合起來，以集體的力量打擊侵略者，現在世界上誰是愛好和平者？和平者以集體的力量打擊侵略者的事實是

# 英國與中日戰局

沈巨塵

三個月來，英國外交在張伯倫大刀闊斧的猛幹下，有極大的成就，至少使歐洲的外交潮流逆轉一個方向，整個國際局勢頗改觀。改觀後的國際局勢對於中國有利呢？有害呢？設者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有些人說張伯倫的現實外交和穩了歐洲的緊張局面，解除英國在歐洲的牽扯，有力量用對遠東，行看英美在遠東的平行動作，將呼應中國長期戰爭，壓迫日本屈服，所以英國外交與遠東戰局中的中國有利。反對論者便沒有這樣樂觀，他們認為英美的妥協外交未必有利中國。

英美現行的外交政策是避戰求和，維持現狀，只要能達到這種目的，不惜犧牲英國的威望，別國的利益求取妥協，同時破費巨資金錢積聚軍以維持妥協局面。有人因此說到對侵略者妥協讓步是張伯倫的一貫政策，張伯倫能在歐洲對侵略者得意讓步，難道不能在遠東對侵略者的日本讓步？要談張伯倫安守歐局為的維持遠東，英威雖是世界的帝國，最大的利益仍在本土歐洲，張伯倫為維持歐洲的龐大利益，豈不可先與日本妥協，安守遠東，以便集中力量對付歐洲局面？英國在歐洲的妥協外交是犧牲弱小國家如奧國，捷克，西班牙，阿比西尼亞的利益，換取對德義的妥協，英國在遠東對日本進行妥協外交只有犧牲中國利益，以緩和日本的侵略。因為英國沒有訴之戰爭的決心，避戰求和是既定的國策，在歐洲求和，對遠東也不會用武。不用武就不得求妥協，英日在遠東的妥協，中國要吃大虧，因

此一般人憂慮，高呼警戒，甚至要求檢討我們的倫敦陣綫，免的英法犧牲中國利益以妥協日本。這些憂慮與恐懼雖不無道理，如果深刻的考察英國的遠東政策，這些憂慮與恐懼也甚不必要。

英法是世界帝國，維持現有利益，保持英帝國在世界上的優越地位是英國的國策。英國在歐洲左右德，法，運用俄意是如也，在遠東時而聯日，時而和俄，時而聯美也是如此。英國手中心國際局面是到處維持均勢，不使任何一國有獨特的勢力，英國高居在均勢之上，左右一切。法國的勢力強，英國聯合德意以抑制法國，德國勢力強，英國又與法俄釋嫌言好共打德國，以維持歐洲均勢，美國勢力強，英國在歐洲聯合法國，在遠東聯合日本對抗美國，以維持世界均勢。英國在遠東也是以均勢圖謀自己的利益，自十九世紀初葉以來，俄國在中央亞細亞竭力擴張，俄人由中亞南下的結果，威脅印度度的安全，由西伯利亞南下侵略中國，企圖建立東亞霸權，英國為保持在中亞及遠東的利益，發發結合同盟阻止俄國的發展。那時在遠東能聯合的國家，日本尚無足輕重，只有聯合中國。中國雖然經過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究是小規模的部份戰爭，甲午戰前，列國尤信中國的潛勢力不可輕侮，所以英國為的抵制俄國權力拉籠中國，曾多次向中國政府表示意見，要求定立中英同盟。及至甲午戰爭後，中國為日本打敗，英國深知中國無力助己，乃掉頭與俄國謀諒解與德俄定同盟，德俄拒絕，計劃皆失

和什麼？向來被認為是和平勢力的是英法美蘇，英法現在的行動還能認為是擁護集體安全制嗎？美國固然愛護和平，但美國並未起來積極愛護集體安全。只有蘇聯是堅決擁護集體安全的，但只有蘇聯一國堅決擁護的集體安全，我們只能看成一個人國際上的理想，而不能看成一件事實。

我在本刊曾寫過幾篇論文，說明國際形勢已由集體安全主義轉向新的均勢。尤其張伯倫上台以後，這種趨勢更為明顯。有些人便批評我，好像我是反集體安全制似的。其實反對與說明不同。我說國際局勢不是集體安全制，並不是我反對集體安全制。反之，假如誰能保證集體安全制能實現，我是第一個要擁護集體安全的，集體安全有什麼不好，大家聯合起來一齊向日本說：退出中國，不然，我們大家打你。這樣，本聽話退出中國，我們可以免被侵略。不聽話打起來。有各國集體力量援助，我們也可以少死兩個同胞。無奈事實並非如此，能夠實現的理想，才是科學的理想。不能實現的理想，謂之幻想。實現理想而作的奮鬥犧牲，是應該的奮鬥，應該的犧牲，為幻想而作的奮鬥犧牲，是無謂的犧牲。據我的看法，集體安全便是一個近於幻想的理想。想藉由集體安全走向世界革命的成功，實現真和平，絕不可能。集體安全既然是實現世界革命的一個手段，則資本主義國家無論他是怎樣愛好和平，反對侵略，但他也決不會協助集體安全制的成功，來自掘墳墓。有人說，歷史上的事是常常自掘墳墓的。不錯，歷史上的事，常有自掘墳墓。但這種自掘墳墓，都是歷史機化的命定，無法逃脫。譬如，人生就有死，人們一生為生存掙扎，仍不

敗，才找到日本，英日同盟便於一九〇二年成立，致促成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阻止俄國在亞洲的擴張。日俄戰後，不久言歸於好，共同侵略中國，引起英國的不滿。因為當時英國對中國的政策是維持中國獨立與領土完整，各國在中國之門戶開放下利益均霑，日俄聯合侵略中國正與英國的政策相反。但是英國爲拉籠日俄對付德國，對日俄的侵略不能加以干涉。及至一九〇九年美國倡議東三省鐵道中立，英國原表贊同，繼知日俄反對，英國也就跟着不再說話，使美國的提議落空，歐戰期間各國無暇顧，日本乘機侵略，英更不惜與日本定立密約，換取日本在對德戰事上的助力。歐戰結束，歐洲的大敵已經殺滅，日本在中國日獨佔地位也將形成，英國不甚平心，乃與美國聯合召開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共同壓制日本，重申維持中國領土完整與門戶開放的原則，並且以英美法日四國協定取消不利日本的英日同盟。自華盛頓會議以後，英國固守九國公約的原則，發展自己在遠東的勢力，左右美日之間。這樣遠東的均勢和平維持了二十年，又爲日本獨佔中國的一八砲擊打破了。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征服中國獨霸東亞的開始，本來違反英美維持中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政策。英美兩國似乎應當聯合起來給日本以打擊，可是事實上二國不但沒有聯合，而且因英美間的矛盾衝突，倒方便了日本的侵略。九一八前後英美兩大帝國主義者正對於世界市場作劇烈的競爭，更因爲戰債問題英法聯合與美爲敵，所以美國對日的行動，英國不肯助力，還想在美日衝突中，坐收漁人之利。英國又與蘇俄對立，恐懼蘇俄勢力在中國發展，

樂得有日本在滿蒙一帶監視蘇俄的行動。日本也以進攻蘇俄欺騙英國紳士，而且作出種種甜言，不獨佔中國市場，不佔領中國土地，英國誤信日本的宣傳，自己打東北又沒有多大利益，有的反俄對美，不但不阻止日本的侵略，還直接間接讚助日本的行動。美國對日的計劃如遭受英國拒絕，另找到亞洲的俄國，促成美俄復交。美國單獨的一次二次向日本抗議均不能阻止日本侵略中國，只有以消極的不承認主義維持了對日抗衡的局面。羅斯福上台以後，孤立主義派抬頭，政策一變，由太平洋的東岸退回西岸，埋頭國內復興工作，對日本在東亞的橫行一時沉默起來，靜觀事態，日本佔領東北四省後，野心不死，節節進攻，由關外而冀東再由冀東想囊括東北五省，征服整個中國，排除歐美勢力。民國二十三年東京發表天羽聲明，警告各國對華借款應得日本同意。至此日本對中國的野心，昭然若揭，使英國不能再事容忍。英國在華的利益僑重華中華商，日本侵略東北尙不違害英國的利益，日本想獨佔整個中國，無異侵奪英國已得的權益，英國實不能容忍。自日本在東北實行煤油專賣，權之大規模走私破壞中國財政基礎，已引起英國的不滿。年來日貨傾銷，不傳遍及中國，對英國屬地印度、澳洲的輸出年有增加，在世界各地日貨均成爲英國商業之勁敵，軍輔以日本海軍的南進政策，使英國在遠東的全部利益發生動搖，英國至此爲維持其本國生命不得不對正在發榮滋長的大敵——日本予以打擊。

英國打擊日本的發展本有兩條路子，一是幫助中國發展，阻止日本侵略；一是與日本圖謀妥協減少英日衝突。英財政部高等顧問李滋羅斯東來，研

免一死。這是因爲人生與獸含着死，人們爲生的轉扎，就是向死的接近。又譬如資本主義造成了工人階級，集中的生產組織；這工人階級及集中的生產又構成資本主義滅滅的動力。自掘墳墓只能從歷史的命定方面來解釋，不能解找死，前面有個坑，誰也不願走到那坑去的。

張伯倫上台後的英國外交，已證明集體安全是近幻想的理想。我敢斷定一句，即令張伯倫外交政策失敗，英蘇英德妥協不可能，四強協定不可能，除非英國政權關係有變化，英國也決不會回頭跟着蘇聯走集體安全。

英國目前的目的，在於拉攏蘇俄，使德義的關係削弱，一方面再與法蘭西密切結合，使（一）法國在英國的依歸，可以削弱他在西班牙與義大利的衝突，（二）以散法德關係。在這種德蘇孤立下，暫時維持世界的和平——德國因孤立，可以暫減外衝的野心，蘇俄因孤立，也不敢發動外戰。這種維持世界暫時和平，到和平可能維持時，在這種情況下，德國也只有向蘇聯衝，把戰爭推到東歐去。有人覺得英法義接近，德蘇可以接近起來，我覺得這是極少可能的推論。因計英國外交操縱下的國際局面，近看可以看成大戰時均勢和平。遠看可以看成反蘇，兩者並無衝突。

不過，張伯倫外交能不能成功，西班牙問題是一關鍵，有人批評張伯倫「現實外交」的成功建築在西班牙之問題「理想」的解決上，確有相當的道理。假如法義兩國西班牙問題得不到圓滿解決，張伯倫外交能不能成功，義大利是否又與蘇俄國親密起來，實在是應注意的問題！

究遠東形勢，即為實行上述的計劃。李氏曾兩度東渡，與日本當局商討妥協辦法俱遭拒絕。『論者認為李滋羅斯的二次訪日可以視為日二同盟國之最後決裂』。英日的最後決裂，即是英日一國妥協的道路已經絕，英國力走向幫助中國反抗日本侵略的坦途。

以幫助中國為表現，除李滋羅斯的中國幣制改革計劃外，又有哈德門將軍來華調查鐵路狀況，中國以鄂漢，浙贛，湘桂等鐵路之完成皆因哈氏此行得到英國的大助力。英國輸出信用担保局根據李滋羅斯的建議派派巴特里來華調查投資與商業狀況，準備對中國貸款貨以復興中國經濟。英國一面幫助中國培植對日本的抵抗力，一面運用自己的力量在太平洋一帶的軍事地位。更與美國蘇俄和好，固在太平洋一帶的軍事地位。更與美國蘇俄和好，一變九一八初期對美的冷淡態度，也減少了對蘇俄的戒心。保守黨內閣外交之最大的成就即是在太平洋獲得失夫的密切平行行動。新嘉坡軍港落成，英國邀請美國艦隊參加開幕典禮，默以美艦佔領太平洋上附小島，及獲得美國對英國海軍的資助，都是英美合作的密切表現，對於蘇聯雖在歐洲不能十分合作，在遠東則鼓勵蘇俄建造海軍，增強對日本的壓力。這些，全是英國遠東外交的基調，使日本感覺到孤立可怕，又想與英國妥協，如秩父宮參加英王加冕的活動，及其後的多次接洽，均沒有成功，所以十日開戰後日本特別反英，千方百計破壞英美的合作，拉攏意國增加英的力量。現在英國安

定歐洲已解除日本威脅以及英的束縛，英美尚約行將完成。擴充海軍的聯合行動，證明英美合作有進一步的表現。英國的外交陣容佈置妥善後，自己的軍力相當增加，對日本是妥協抑是壓迫？

只有英國一國的力量來解決遠東問題，英國只有走妥協之路。可是過去二三年來英國企圖妥協日本的慘苦經驗，已使它覺悟到『此路不通』。才反回頭來幫助中國聯美而拉蘇聯。回頭走的路子已經走通，英國還會再回頭去講妥協？固然，中蘇關係日益趨密是逼使英國重走妥協路子的條件之一。中國抗戰勝利以後的復興，足以刺激起印度澳洲等地的獨立運動，及獨立後的中國將不復忍受帝國主義的宰割也有促使英國走妥協之道的可能。不過由於國而來的對英危害只是一種顧慮。因日本在遠東得勢而發生的實際危害，足以威脅英國在太平洋上的生存。聽任日本獨佔中國是日本得勢，與日本妥協，妥協的代價也是承認日本在華的優越權。一者均是助長日本在東亞的霸權。在大陸上確立霸權以後的日本，無論在市場上，海軍上，及殖民地地的奪取，均是大英帝國的勁敵，即以現在的日本已可在南洋一帶的市場上取英國的地位而代之。獲取大陸上的利源以後，如虎輔翼的日本勢力，將益使英國無可如何。中國抗戰勝利以後，以戰後劫餘，從事復興工作，依賴外力之處甚多，對英國的遠東政策仍無防害，即復興之後，非數十年之建設不足以從事海防上爭霸，一時不會威脅英帝國的生命。即對英國東

方殖民地的刺激也只是影響，不是奪取，日本得勢，不僅影響而且奪取。兩軍相權，英國怎能避利趨害，犧牲中國與日妥協。至於中蘇關係的確也決定於英國自身。英國助蘇抗日可疏淡中蘇關係，反之，妥協是逼使加緊中蘇的結合，英國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即進一步說英國想妥協，在太平洋有利益的國家不只英國一國，尚有美國蘇聯。美國利在維持太平洋的均勢，發展商業利益，已有的領土非列賓尚願早日促成獨立，在中國索無領土野心。

中國抗戰勝利，遠東均勢更鞏固，增強美國對日的助力。日本侵略中國勝利，太平洋的均勢不會得地，非列賓的領土也有為日本奪取的危險。我們看自中戰爭後，美國大部份人士主張延長非列賓的獨立年限，也是防避日本的一着。因此，美國在遠東傾向於援助中國，制服日本，不會走犧牲中國助長日本的妥協之路。太平洋上美國的助力是美國多年來努力求取的，英國決不肯輕易放棄。美國以外還有蘇聯，不管蘇聯對中國的用意如何，對於中國抗戰蘇聯是熱烈的同情與援助，在德日逞強的現在，蘇聯的助力也是英國需要的，英國不能妥協日本忘掉蘇聯這個朋友。英國在遠東的國策是打擊有特殊勢力的國家，目下在中國圖謀特殊勢力的是日本不是蘇聯，打擊日本不僅是中國也是英國不可避免的任務。更加英國殖民地如加拿大、澳洲等地在對日問題上素與美國同調，過去英日同盟取消這此殖民地均有力量，英國如再親日，英國領導，真是不堪

設想。這些國際環境使英國不易與日本謀妥協，此外遠東子午的中國已決定抗戰到底爭取民族自由，國家獨立的勝利。中國這個國家無論有無外力援助，決不肯放棄或變更，假使在中國長期抗戰期間，英國為妥協日本不加援手，日本勝了固是英國的大害，逼着中蘇的關係更為接近也不是英國能放心的。所謂中國繼續抗戰，能轉變英美的妥協政策，道理正在這裡。

因此，即令英國有安定歐洲以後，妥協日本，不利中國的打算；也為日本的獨霸封心，美蘇的監視，中國長期抗戰的國策所破滅了。妥協政策破滅以後的失國，只有聯合美國甚至蘇聯，呼應中國的抗戰，壓迫日本屈服，重建太平洋的均勢，維持遠東和平。由這些說明可以知道認英國安定歐洲以後，有利遠東戰局，是真知灼見，怕英國妥協日本，犧牲中國未免有些杞憂了。

### 編後

編者

一、國際形勢在急劇變化中，國際間成什麼形勢，其動向如何，對中國抗戰有莫大的關係，本期的文章，特別偏重了國際方面。

二、本期我們換了印刷所，從前是在漢報館印的，這位印刷者實在是太不負責任了，你校對過來的樣子，他不改正，就上去印；一鬆途便可以給你誤期，過去印刷校對，實在都太煩，萬分對不過讀者。自後自當注意改正。

## 德義計劃完成對法包圍網

國際編譯社

自英義協定簽字以後，國際間有一種樂觀的空氣，以為英義兩國在地中海既然有了諒解，同時英法兩國會談又得圓滿解決，那麼法義兩國的邦交，自然也可以獲相當改善。不期希特勒最近訪問羅馬的結果，墨索里尼對德雖未訂任何軍事同盟，據德義人士的觀察，自以上兩獨裁談判後，羅馬與柏林軸心，更強於前。議相除決定支持德方對捷克以外，並向希特勒保證德國對於殖民地地的要求，義國決于外交上予德以援助，並允勸誘英國伴滿足關於殖民地問題的願望。

事實上法人對英義談判的成功，勢將形成法義邦交接近的傳說，巴黎人士並不感覺興趣。因為法國的急進黨人，一向都不信任墨索里尼，認為他老人家口頭上倡議和平，骨子裡則準備戰爭。外傳義國已允放棄其在非洲的利益，德國則已允援助義國，俾其在地中海及紅海區域內享有行動的自由。雖然義方會加以否認，巴黎的情報局早已有充分的密報，洩露德義計劃完成對法的大包圍，並暗中煽動法國在北非殖民地的叛變，一方面更積極謀奪取西班牙，另一方面又可以援助德國要求舊殖民地地的重新分配。

在北非法屬殖民地的突尼斯，當地駐軍鑑于土人私運軍火入口的猖獗，海關與警察當局已聯合作

大規模的緝私運動，同時法國軍艦奉命巡邏突尼斯北海岸，情形頗為嚴重。據可靠的消息稱，此項軍火的來源，係分水陸兩路輸入。水路是從義大利本國各海港直接用船隻輸運入境，陸路則由義屬的黎波里偷輸入突尼斯內地。所以近來阿拉伯土人所得以武裝起來，完全係墨索里尼所賜。

法西斯主義者不獨以軍火援助突尼斯的土人，並且利用無線電廣播方法極力煽動該處阿拉伯人，想把法人驅逐出海外。等到突尼斯的土人擊敗了法軍之後，義大利的北非駐軍，大可以藉口維持秩序與和平，遣兵入據突尼斯，完成所謂第二個阿比西尼亞的任務。除了突尼斯問題之外，法國現時所最憂慮者，還是西班牙問題。巴黎的外部，雖然對墨索里尼計劃併吞西班牙的野心，不作明白的宣佈，甚而至關於此項的消息，所有法國報章，都不允刊載，但是法國的參謀本部，老早知道了墨索里尼的目的，擬把西班牙變成義大利的殖民地，連阿比西尼亞一齊列入羅馬帝國的版圖。

墨索里尼的整個外交政策，是根據所謂羅馬帝國，包括西班牙在內。在羅馬的法西斯大本營裡面，掛着三幅偉大的地圖，一幅是目前的意大利地圖，另一幅是前羅馬帝國的地圖，最後一幅是法西斯義大利的未來地圖。墨索里尼對於西班牙的侵略，

# 歐洲和平問題

Ed. L. Keen

美國「聯合報」駐歐名記者Ed. L. Keen氏最近曾發表了一篇重要的通信，用極犀利的眼光分析了歐洲最近的危機。Keen氏指出最近發生戰事大勢已不可能，因為歐洲並沒有一個國家願意如此。下面乃是這篇重要通訊的全譯：

在希特勒佔領奧國之後短短的一星期中，戰雲立刻瀰漫了歐洲。大戰以來，人們是從來沒有這樣的驚慌過。但是，過了這一個星期，諸大強國就開始努力要把和平延長下去。除非再發生一次薩拉耶伏事件，幾個月之內，甚至幾年之內，戰事終可以避過了。

目前最值得注意的是各國政府都比人民來得鎮靜。在英國，在歐洲大陸上，人民是非常的恐慌。我有許多英法朋友都說他們在大陸就學的兒子叫回來，又送到美國去。罐頭食品的貯藏已告罄了。奧地利的猶太人已考慮究竟該逃往呢，還是準備忍受納粹黨的虐待。捷克人憂慮猶太人究竟不是要向東伸展；如果要伸展的，那麼應該在什麼時候。立陶宛人抱怨他們的政府不應該向波蘭屈伏。

但是，戰事卻要由政府，而不是由人民來宣佈的；而目前，歐洲卻沒有一個政府想要打仗。蘇聯是正在乾着要把多數布爾什維克黨員肅清，用以緊固斯達林的政權，所以它是不希望有戰事的。

三大強國並不想發展領土。它們所迫切要求

事早已定下了很周密的計劃。他老人家計算自從西班牙發生內戰以來，老百姓之死於兵災的。最低限度有一百萬人。在上述的死亡當中，醫生、律師以及其他專門人材佔多數。所以墨索里尼的估計，他希望叛軍將領弗蘭哥勝利之後，他可以移殖一百萬義大利人到西班牙，名義上是幫助弗蘭哥建設新的西班牙，實際上是乘機佔別人的領土。這種行動，可以證明義大利現時在西班牙作戰的義勇軍，不論戰時或戰後，他們將永遠不回義大利了。換言之，這些所謂義勇軍，也就是義大利法西斯侵略主義者的先鋒隊。

希特勒明知墨索里尼對西班牙的野心，他居然派了大批轟炸機、坦克車，正規軍與軍火，積極援助弗蘭哥；自然也有他的用意。因為弗蘭哥是兩獨裁主義者之間，曾訂立了一秘密的條件，德國幫助義勇軍進西班牙的赤黨，而義勇軍則不獨向德國對奧國行動。這種慷慨他人之愷的論調，不獨法西斯主義的危險如此，連以民主政治自居的英國，最近之犧牲了阿比西尼亞，而對意大利討好，何嘗不是一樣地出賣弱小民族呢！

法國鑒於德義之逐步進迫，於是不得不起來自救了。達拉第之出任閣揆，證明法國無論如何，絕對不肯示弱。達拉第素有智勇兼全之稱，他既然被稱為「阿蘭之牛」，所以他到任未久，首先便和英國成立了軍事合作。同時又聲明保證捷克的獨立，以便抵抗德義的聯合壓迫。當西國政府軍節節失

敗的時候，法國打算增派軍隊赴西班牙，實行以全力支掌馬德里政府，後來得接張伯倫的勸告，法國才避免公開干涉西班牙。

有些德國軍人對西班牙內戰的態度，認為是勞民傷財。尤其是一般國防軍的將領，更表示十二萬分的不滿。只有國社黨的急進軍人，於應帶了白倫侯的溫和派之後，對西班牙的干涉，更積極進行。德國計劃將西班牙在非洲北部的殖民地，成立一軍事根據地。同時在地中海方面，分佈艦隊與空軍，更聯合義大利的海空大軍，向法國作弧形形式的包圍。

希特勒對於上述的軍事步驟，稱之為「電氣戰爭」(Blitzkrieg)德義兩國海空軍聯合包圍法國的時候，法國地中海的艦隊，非完全撤退不可，同時所有法國在北非殖民地的運輸艦，勢將撤至大西洋方面。這樣一來，法國本部和輻射北非殖民地的距離相隔一千二百五十一英里，需時一百小時，方能抵達。如果從地中海方面南下，只隔二百五十英里，需時亦不過二十四小時而已。

如果德義一旦聯合對法作戰時，法國首先就要失去北非的殖民地。第二步的危險，就是西班牙的法西斯軍，在那爾哥指揮之下，勢將壓迫法軍防線卑里斯山。德軍則必趁機過來，而把法國之背。義海空兩軍則進逼法國之南，威脅馬賽。在以上作戰情勢之下，德義兩國的軍事當局，相信可以利用「速戰速決」的辦法，舉世擊破法國。

(本文取材於倫敦四月四日新聞彙報)

的，乃是維持現狀，爲要保持和平，英法俄三國是祇要別國不直接攻打它們的領土，就什麼挑撥都願意忍受。舉例說，如果波蘭侵略立陶宛，據最好的情報，蘇聯就不願意取武力干涉的手段。如果希特勒要把捷克境內二百五十萬日耳曼併入德國，法國究竟會不會對德國取攻勢，也是頗成問題。

但是一般消息靈通人士相信，希特勒在未把對奧國的勢力鞏固以前，他大概不會向巴爾幹半島謀伸展的。

德國已經咬到了一塊奧國的肥肉，它的併吞土地的飢餓大概總可以暫時滿足了。現在，它必得把吞在肚裡的東西消化一下。希特勒已經扼住了到歐洲東南部去的水陸空交通的頸口。希特勒本來就想用經濟和外交的壓力，而不用軍事壓力以打破「小協約國」的聯盟，現在，他所處的地位是可以達到目的了。

希特勒在三月十八日所作的演說頗反映了這種新較受約束的態度。他主要的是說他的向奧地利推進是正當的。這演說並沒有恐嚇。但省略了他照例的對布魯克維克主義的痛罵，並且沒有特別提到捷克斯拉夫。以問人士對這篇演說是如以解釋的：他不願再去挑撥蘇俄，同時也不願看到法蘭西將從新確定其保護捷克不給受侵略的態度，他就決定以後行動要小心一點了。

但是像這麼大一片陸地，這麼許多國家都擠在一起，有幾個國家簡直除了人工的疆界之外沒有自然的劃分，對這樣一個大陸如果抱太樂觀的態度，那也是危險的。波蘭和立陶宛雖然恢復了外交關係，但我們並不能說它們之間的問題已經完全解決。波蘭仍要求着在立陶宛境內的二十萬波蘭人應該自主；它要在立陶宛屬的波蘭海岸各港口自由出入；它要設法截斷立陶宛和蘇聯之間的外交關係。

# 最近國際局勢之總分析

嚴求實

## 一、歐洲苟安局勢能否維持

最近半月來，歐洲局勢，因英法協定而鬆動，因捷克問題而緊張。英法談話結果，使兩國軍事同盟，意趨具體而公開。同時希特勒預定之羅馬行期，適爲本月四日，表面局勢，似有一觸即發之可能，歐洲因捷克問題而起戰爭，則遠東方面，必於日本有利，而於中國有害，似非加以嚴切之注意不可。

(一) 捷克問題之核心 捷克問題，究與奧地利問題不同。日耳曼人在捷克國族中，僅佔五分之一。德國對於捷克，並不希望兼併其整個領土，亦不希望其割讓日耳曼人居住地於德國。然其所希望者，實較奧地利問題，更具有國際上之嚴重性。蓋希特勒欲利用蘇台登黨，使之在捷克政治中逐漸抬頭，最後則迫令捷克外交陣線，轉而步趨柏林。於是德國即以捷克爲通路，而伸手於遠東，更進而扼地中海之咽喉。其計劃乃與威爾遜時代對土耳其問題相同。故英法對奧地利問題可以沉默，對捷克問題則不容坐視矣。

(二) 英法談話的透視 然英法始終不願因捷克問題而起戰爭，其所憂慮者，希特勒行其冒險政策，驟然以武力干涉，捷克必抵抗，於是而引動全歐戰禍，故英法事前，決不能過示軟弱。軟弱之結果，反爲戰爭。此次英法談話，故意將軍事同盟要點，作半官式的公開。弦外之音，即予希特勒

以警告，使其慎重將事。英外相正式表示德意使節，謂英國對歐洲問題並未因英法談話而取得若何新約，其所言者，及奧斯正憲義適然相反，蓋法對捷克，乃負有法律上之義務，英對法又負有法律上之義務，此明明爲一連環保證，而謂英不受約束，乃外交上之辭令耳。(英國政治家，慣用其法律上之通辭，故作此滑稽之聲明，亦故意使希特勒明知其爲滑稽也。)

然之聲明「法律的滑稽」，實際上亦具另一方面之作用。蓋強伯倫對於希特勒，一面以英法軍事同盟，斷其武力干涉捷克之意念；一面又聲明英對捷克無法律上之約束，而自處於純粹第三者地位，以保留將來爲調人之資格。同時亦使德國不至絕對失望，從而走險。總之，英法對捷克問題之政略，爲柔中帶剛，剛中帶柔，使德國不得不出於政治解決之途也。同時對捷克國內經濟及財政，英法則決定分別予以援助，使其國內社會逐漸安定，以減少蘇台登黨搗亂之機會。此尤爲更周密之一點。

(三) 德國之忍耐 從另一方面着想，英法軍事同盟，既爲威脅政策，而內幕則爲避免戰爭。希特勒如取斷然行動，英法或至於完全軟化亦未可知。然從各方面觀察，可證明希特勒決不出此。蓋英法對捷克，究爲切身利害關係。希特勒悍然不顧一切，則英法勢亦必至於弄假成真。如法經濟能力，則遠優于德。(或德電)；背德且有美代購符。

捷克的情形是較比不危險一點。捷克已顯然願意給予德意志族公民以一種更有力的政府的地位了，這就大大的緩和了目前的緊張。

甚至從正在戰事的西班牙，都傳來了有希望的和平之聲。叛軍領袖佛蘭科會宣佈稱，他如果得到勝利，一定不會去改動地中海西部的現狀；又說，他決不願讓一寸的土地給于任何外國，這話就又保證了未來的安全了。

同時佛蘭科又給予了歐洲一種第二次大戰的恐怖感，因為他會那麽殘酷的轟炸着巴塞羅那的民衆。

在三月間的戰事恐慌之後，有兩個美國人曾對和平盡了莫大的貢獻。其一是前總統胡佛，他在遊歷了十五個國家，並會見了許多重要政治家之後，就立說戰事在最近的將來大概不會發生。他相信無論如何情形，和平的意志往往總強於戰爭的意志，他以為若十重要國家在最近兩三年間是不會造成戰事的。

新任美國駐英大使堅尼地氏又在演講中說人不要以為美國會參加戰爭，除非真有直接侵入美國領土事情發生。這話在歐洲引起了一些反響。歐洲並沒有忘記，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全靠着美國的人力和物力才獲得良好結果的。

法國和英國的政治領袖們都努力在那裡緩和所謂「俄國的」國家。最典型的情形乃是：英法兩個都正盡外交的全力來解決波蘭和立陶宛的衝突。而在外交活動背後，它們都用英國日益增强的海軍和法國龐大的陸軍在威脅着。

歐洲今日的悲劇，對和平最嚴重的威脅，乃是在於條件已被破壞了這一件事實，所有的國家都祇仗「權力政治」，除了實力之外什麼也無用。如果戰事真會發生，那麼，各國的食言將一定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依德國本身發展之程度，目前亦無冒此大險之必要。意大利能否援助，亦深可懷疑。俄國態度，則尤堪注意，且希特勒向來行事，時變未熟，決不妥當。故捷克問題，希特勒若不直然接受政治解決之建議，則目前亦唯有暫時忍耐，靜待時局之變化。

(四)羅馬會晤之瞻望 希特勒羅馬之行，本為預定行期。其意義恐於兩國法西斯對內之宣傳居多，於國際上恐無何效果。蓋意大利所仰德國援助者，在英意協定中，幾已大體解決。而法意談判又正在進行。墨梭里尼之興趣，正在此而不在彼。意大利此時雖不能公然與德脫離，然其情緒則較前大為薄弱。假使希特勒以捷克問題詢墨梭里尼，則墨梭里尼必有下列二種之感覺：第一，德如對捷克得手，則意更受威脅；第二，意如助德解決問題，於意又有何裨益。故意大利對捷克問題決不至於取積極的態度，乃彰彰明甚。羅馬會晤即便有若干實際政治上的談話，亦不過意大利如何對德對英作外交上之折衝耳。

總上觀察，歐洲治安局勢，在最近期內，或不至於破壞。

### 一一 美國能否永遠孤立

歐洲既能苟安於一時，且于地中海部分略見鬆動，其趨勢固於中國有相當之利益。然中國問題，究不能忘却美國，而專談歐洲。美國於遠東問題，是否永遠不聞不問？其孤立政策，究竟何時可以放棄？何時將積極的干涉中日問題？其干涉之方式及

程度將如何？均為亟須研究之問題。

(一) 孤立政策之意義，所謂孤立政策。社會上一般人之了解，與乎政府之了解，乃各自不同，依社會一般人之了解，因恐於歐戰之教訓，以為美國能自保其繁榮，即已滿足，無必多預入問是非，此為最淺薄而亦為最流行之意義。政府當局則明知美國不能孤立，然深知美國即欲向外發展，軍事實力誠過於薄弱，故亦樂得以一般人之孤立政策為掩護，暫時藏拙，因之，年來美國政府對外口不發一言，對內則極力擴張軍備。羅斯福每次演說，均從理論上抨擊孤立政策之非是，而實際行動上則又非常慎重，社會人士，一方面則力唱人道正義等種種迂論，一方面又極端恐怕戰爭，政府與人民間為言行自相矛盾。此種矛盾，乃美國之軍事實力與經濟發展不能平衡有以造成之也。

(二) 孤立政策之破壞 美國如真正的欲保持其孤立政策，在事實上為不可能。蓋政治上可以孤立。經濟的發展，終必至於衝破政治的孤立。美國經濟上所最感痛苦者，為周期式的恐慌。此種恐慌，固為現行經濟組織中先天的病根，無法避免。然無法中之辦法，則惟有擴張國外市場，可以稍稍減輕其痛苦。美國對外輸出之比例，在工業中，乃屈居末位者。故就主觀的條件而言，美國對外市場，大有擴張之可能，亦大有擴張之必要。如欲擴張國外市場，則孤立政策非放棄不可。美國政府及社會有識之士非不知此，特以實力未充，不敢公然行之

# 不完整的國際和平

——政論文選——

李聖五

四月二十八九兩日英法會議以後，接着在五月二日德總理，希特勒氏赴意報聘，英法會議的結果，德意商洽的內容，已由報端窺知梗概，這利害衝突的英法與德意，他們經過這一番分贖集結的結果，將要對於歐洲政局發生什麼影響？很多人在那裡焦慮。

本來在政治方面，德意的不滿現狀，英法的維持現狀；在支持國家繁榮的原料品方面，德意以「無有」相呼號，英法以「富有」相著稱；在國際外交的複雜性方面，蘇聯以民治國自居，而側重與英法聯絡，致加重英法與德意相持的烈火，激成反共的聯軍；中間再加上弱小國家的慘受玩弄，橫被侵陵，列強的正而衝突得已展緩，已經是鬧的滿天風雲，遍地烽火，三四年來的國際關係就在這種情形下維繫着，牠一切的發動力量都在歐洲，歐洲政局的變化，就是國際關係的變化，這一次英法與德意的分別會談，是不是一個重大的變化呢？

在英法與德意分別會談的紀錄上，有一個共同之點，那就是彼此口口聲聲不斷的「和平」。這和莫索里尼在歡宴希特勒席上演說「提到促成德意聯合的共同理想，他說：『唯有憑此途徑，歐洲國家方能達到和平與安寧，而此和平安寧，實為維持歐洲文明之基礎』。以後德國人士尤鄭重申明，「德意兩國已超過戰前同盟之幼稚觀念，故對英意協定及

英法談判，均加以歡迎，認其為促進歐洲和平之步驟」。英首相張伯倫也在這個時間對下議院演說：「吾人欲謀和平，應獲得彼此之信任」等語。轉念在這些和平的聲浪中，聽到了些什麼？這不是西班牙戰爭依然拚得你死我活？阿比西尼亞人民猶在呻吟乞憐？奧地利被併以後不敢聲張？波蘭奧利陶宛各恃崑山，拔劍弩張，捷克岌岌不可終日？中日戰爭愈趨愈烈嗎？在這種情形下面談和平，真是悲慘，和平的聲調祇能有人類的一小部份聽得起勁罷了！

可是歐洲這幾個強國決不灰心，她們非但拿「和平」作口號，她們實在希望和平要求和平，并且要在和平局面下滿足她們彼此的願望。最要和平莫過於英法了，但是她們不甘心明明白白的付出代價，就是付代價的話，也得慢慢應付，等到瓜熟蒂落，已經不得已的時候才付；這種代價也必然不是她們的切身利益。但是這種東挪西湊的辦法，那能持久，總要輪到她們本身利害的。因為如此英法就先同意大利妥協，接着舉行英法會議，並促成法意談話。英意妥協的結果在意大利方面確定了他的經濟狀況，確定了三三年來東征西伐的收穫，英方的收穫，所關更大，應付將來的戰爭，固守基礎，抓住了

耳。

(三) 美國對歐洲之態度 美國對於歐洲，事實上可謂業經暗中放棄其孤立政策，益美國國外市場，大多數與英國衝突。英國如對於殖民地嚴格封鎖，則美國即受其苦。英美商約遲遲不能決定，其焦點即在於此。則最近英美商約有成立之可能，且有互惠條款。此為英國在經濟上對美國讓步之結果。然此種讓步，不能無交換條件即美國對英法擴軍，予以積極援助。英意協定簽字，羅斯福即表示頌揚。美國對於英法已遙為聲援，其事跡已逐漸著矣。美國對英如能為其經濟實力上之移盾，則英國對歐洲問題儘可放手做去，固無須美國自己露面向也。

(四) 美對遠東之態度 美國對遠東，如欲打開孤立政策，則助華抗日，或助日侵華，在理論上均屬可能，蓋美國對日貿易額，遠出於對華貿易之上，日本在華用武力佔領之土地，遲早必藉外資開發；美國儘可投資，而以日本為保證人。故八一三以後，日本極力運用其親美政策，并非無意義之企圖也。然證之事實，美國對日恐未必如此樂觀。第一，日本對華侵略如果成功，則日本所仰給於美國之工業原料，大部分均將取之於中國；美國對日輸出，將減少。第二，投資於日本佔領地，固能獲相當之利益，然日本對中國市場，遲早必至封鎖；開發愈快，則封鎖之日愈近，故美國如稍遲視，即知對日本佔領地投資，為一種自殺政策，故美國積極的助日侵華，恐不可能。

要塞，那就是意大利在地中海對英的讓步。自一八六九十年蘇彝士運河開鑿以來，地中海成了英國到印度及遠東的最近道，飛機發明以後，他又成了英國的航空線，在維果端的海峽及多帕里 Isthmus of Suez 及附近直布羅他 Gibraltar 馬爾他 Malta 塞普拉斯 Cyprus 以及埃及的領土上，英國為帝國國防，及世界貿易，都必駐兵設防，假定英國不能保持地中海的航行自由，不能在地中海上停留艦隊。在平時，帝國的貿易在戰時英帝國防戰略，都會遭受到極大的危險，而意大利在地中海對英讓步，聯軍有起巴利斯塔的反英煽動，也宣告停止了，結果英法兩國「和平」已經有了相當的把握。

雖然覺得不夠，能向法國舉行會談時，告成了英法全權一致的協定，這個協定包含七項條款，把英法的空軍在戰時打成一片，法國境內為英國飛機場，英戰機機師法用，雙方儲備大量汽油；法國擔任巡邏地中海，英則巡邏歐洲其他各海，戰事一旦發生，英法空軍即可同時出動。英國在地中海上的艦隊，從一有法國空軍掩護，可以不必再怕意大利在西西利之空軍。備戰的空防，因為歐陸上有法國空軍鎮守，也不必再怕德國飛機四十分鐘可以飛達英倫的威脅。這些利益在法國也是同樣享受的，何況因阿比西尼亞問題的解決，法國在東非洲殖民地的事務，不至於再受意大利的牽制。英法的空軍協定，是期待戰後空軍從新進行的新手段，除此以外，在陸軍方面也有合作的辦法，現在剛

國參謀部正待舉行談判，英法口中的「和平」，從此可以稱得起武裝和平了！

英法的外交既然走向了軍事聯絡的路子，德元首希特勒轉聘羅馬以前，就有很多人，不以為德意締結軍事同盟，就以柏林羅馬軸心從此終結，事實證明了這個揣測，都不準確。實則德們都極力避免軍事聯盟的結合，關於這一片，德們已經說過了。德們所以如此，很顯明的是不願欲造成與英法對壘的局面，尤其不願欲合英法會談的結果針鋒相對。至於羅馬柏林軸心，並未終結。可是在五月八日德國飛機上登載着這樣的言論「柏林羅馬軸心的政策，非敵對他國之意，兩國協力合作，尤非欲與民主國家絕緣而陷兩國於孤立。」足證德們對於民主國家並非急於挑戰，但是希特勒與莫索里尼兩氏會談的第一項題目，就是「兩氏應繼續合作，以反對第三國際」，這裡邊隱藏着木來的許多問題，然而就德意當局暗後的表現觀察，他們希求和平的意念，并不減於英法。

英法德意的行動，既然都是旨在保全和平，假若和平果不可分割，那意阿戰爭，奧國併，西班牙戰爭，中日戰爭，究竟作何解釋？事實的經過是這樣的，阿比西尼亞的被意征服，已經有六個國家予以承認，本來英國要向國聯提出承認阿比西尼亞的問題，看來時機似乎略早，英法將要單獨提出承認了。這個「承認」是由意國與得地中海上恢復常態的一項重要因素。真國表併以後，德意關係固

然美國如助華抗日，美國之立場，又與英不同。英法之利益，僅繫乎華南；故英對華北，殊不感興趣，美國之利益，則以整個中國為對象，此其不同之一點。美國在中國之利益，不但與日衝突，與英亦在衝突一例，所謂門戶開放，不但對日，而且對英，英在華南華中之優越地位，美國亦有不平之憾。此英美在中國立場之不同者二。

最近英國對美，既取一般的經濟妥協政策，故在中國之矛盾，遲早必可妥協，妥協結果，則唯有英美聯合對日。然美國在擴軍未完之前，對遠東或不至於露齒，其運用方式，或仍以英為折衝者，美則立於幕後。英國折衝時所忍受之條件，美國將來可推測之也。

### 三、日本之出路

此等國際變化，已與滿洲橋事變之前，完全相反，在滿洲橋事變之時，日本外交雖極孤立，但形勢上不受威脅。今日情勢，則不但孤立，而且受英義俄三面之威脅。然日本亦非絕對無路可走。其最捷之途徑，當為對英妥協。英亦有種種理由，願對日妥協。第一，英國目前外交方針，純為維持治標的苟安局勢。在歐洲既成苟安局勢，則遠東亦不防照樣為之。第二，英國對遠東，尚有蘇俄之問題在。蘇俄在中國之活動，如超出相當程度以上，必至促成英日之妥協。第三，遠東問題早日了結，於歐洲問題亦有相當好處。

理應處於劣勢，因為兩國在地理上已經漸漸面突象敵，但是德元首羅遜馬時在歡宴席上說「願向德國人民預告，吾人永遠承認兩斯卑山為德意兩國疆域，不可少動。」這輕輕的兩句話就把兩月以來德意間的陰險一掃而空了。西班牙戰爭依然是法意交協的抵押品，也充分顯示出蘇聯在西班牙角逐的失敗，英意協定換文中關於撤退志願兵及將來不出西境獲取領土及政治經濟何項特殊權利等事，意大利對英法出保證，而英國保證「英意協定發生實效，應以西班牙問題之解決作為先決條件」。至於中日戰爭，在吾國是抗戰固存，其符在日而不任我，日本一日不停止侵略吾國就一日不能停止抗戰。轉就歐洲的利害關係說，德意利在日本即速停止對華侵略，俾得日本的殘暴刀北移，牽制住蘇聯，來增強德意在歐洲的地位。在英國方面，却利於吾國增強抗戰力量，不停止的繼續抗戰下去，他們雖同樣的厭惡蘇聯，但在歐洲局面尚未完全和平以前，他們依然願欲蘇聯的力量，集中在西部，用以牽制德意，這種意向的分歧，在八一三以前的兩二年特別顯著，現在雖略有轉移，大體上依然如故。最近英國一位作家紀爾拜氏 Lionel M. Cole 論到蘇聯在歐洲牽制德意一點，曾說「蘇聯被德日在東四兩端攻擊的威脅在，比一年以前已經減少了一，他接著又說，『在這個期間中國所受的慘痛，可以說是歐洲和平的代價啊！』」（參閱 Britain and the Far-Pan East, The Fortnightly

1936, March 1938）實則何止中國所受的慘痛是歐洲和平的代價，西班牙戰爭阿比西尼亞滅亡，以至奧國兼併，那一件不是歐洲和平的代價！現在德國所急切注意的，要算殖民地問題，合捷克問題了。關於殖民地問題，去年英國福密大臣任外相哈立法克斯訪問柏林以後，希特勒氏曾經說，德國對於收回舊有殖民地一事，將於六年以內予以解決，此次德意當局會談的第二項題目，便是「德國方面關於收回舊有殖民地所提要求意國當全力以贊助之。」關於捷克蘇台德日爾曼少數民族問題，意國亦允不出而干涉。（見五月七日中央社倫敦電訊）德國對意的報答怎樣？希特勒氏曾說「意大利過去曾贊助德國，他日意大利有急需時，德國當加援助。」一國的獨裁者發出這幾句話來，他的用意夠深刻了！殖民地問題性質還是建設些，捷克問題直等於火熱眉毛。所幸英法深意對於這個問題，都有和平解決的願望，捷克本身也有「自知之明」。他對於蘇台德日耳曼人要求的讓步，已再讓而非一讓了。四月二十九日他就早早的承認了意大利帝國。同體有互助協定關係的蘇聯，自然不感不快，但是在這危存亡的時期，誰也顧不得那麼多了。何況英法會議以後，英國一再的傳說英國並未在歐洲接受新的約束，暗示德如侵捷，英國未必對捷加以援助，同時英法兩國聯合起來向捷克政府建議，在保持獨立及主權完整的範圍以內向日耳曼少數民族讓步；五月七日吾國各報突然登載英法兩國對捷問題態度趨趨強硬，將於希特勒回柏林以前，向德國政府提出交涉的新聞；可是第二天倫敦就傳播出正誤的消息，說昨天那種驚人的傳說是英國勸告捷

克讓步的錯誤，然在他方面，英法對捷保持高比法的安全，因為法捷有互助協定關係，也就加給德國一項侵捷的危險，這自然是轉禍為福，煙霧也自有他的功用呵！

利於維持現狀的英法，一面備戰以訪萬一，一面對於利於打破現狀的國家處與毒蛇和平；就以捷克為例罷，他們那種既怕戰爭而又不欲讓捷佔捷克的態度看來，真是令人難堪。在德意方面呢？他們向來是待機而動，都以外交為先鋒，在斷定不至於釀成戰爭的範圍以內，儘量滿足他們的願望。蘇聯呢？攜着羅那可能顛覆黑白的「傳言」，來促成各國的爭鬥，希冀歐亞中間的這片大地離離炸火，作為運用「傳言」的策源地。

誰是和平的柱石？這問題真難答覆，實在說，現在的國際和平，沒有一個國家能保持得住，兩三年來，國際上所有的重大變化，都祇能展於歐洲的全面戰爭，絕非獨立永久和平。如果以為這地種情勢是和平局面，我們就可以說彼時歐戰性的國家是「和平的柱石」，因為有這些國家以長時期的犧牲，所才能維持列強的和平，德意當局此次會商結果，在意向決定支持德意對捷政策中，曾有一兩度深信兩國願望不戰而即可求得滿足。這話可說找到兩三年來國際間一切重大改變的線索，這線索將來繼續拖長下去。可惜這種和平不是一般的國家的和平是列強的和平，尤其是被侵略國所詛咒的和平。反之，假若弱小國家能保全和平的話，列強火併的日子，也許早就降臨了！

五月十一日